

西门老街： 在青石板上听见义乌的两种心跳

我是在一个细雨的傍晚走进西门老街的。

从丹溪路拐进去不过几十步，绣湖商圈的车流声像被一堵无形的墙挡住了。迎恩门的方向还留着旧时“上市街”的人口意象，脚下却是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——据《义乌县志》载，西门街在宋代称“上市街”，明清已是县城最繁华的主街之一，自古是义乌通往金华府的陆路驿站，人、财、物在此交汇。八百二十三里老街，2000年旧城改造后留存六百多米，宽处不过九米，窄处三人错身便要侧肩。可就是这条不长的街，把南宋的风、明清的雨、民国的烟火与今天的光影，都叠在了一起。

巷口第一眼看见的是“还金堂”。原称后堂屋，灰砖门楼，木构厅堂，檐下牛腿雕着暗日的卷草纹。它不说话，却比任何招牌都沉。宋庆元二年（1196年），永康学派陈亮四子陈涣迁居绣湖之滨，为绣川陈氏始祖；此后西门一带社学、书院、祠堂错落分布，陈大宗祠里曾办过义乌最早的私立新学，抗战年间，上海君毅中学、树德初中先后迁入祠堂办学，琅琅书声盖过了门外的叫卖声。还金堂并非金铺，却藏着义乌人最珍贵的精神内核——“还金”，承载的便是信义二字。隔壁绳武堂、会魁第六横堂依次排开，如同几位身着长衫的老先生，背着手伫立在夕照里，看往来行人缓步走动。

再往里，老街的呼吸就变了。

清末民初，童、陈、龚几大家族兴办实业，西门街上，“童慎记印刷厂”“振丰南货店”“童义兴铜店”“龚聚源酱坊”“源



茂号”“王乾记”的招幌曾次第悬起。1947年义乌商会登记的二十一商号中，十七家在西门。那时候的繁华，不在精致的橱窗之内，而是桐油味、酱油味、铜炉火星子和账房算盘声混在一起的——一种充满人间烟火、勤恳务实、既重信义也谋生计的繁华。我站在“龚聚源”旧址的墙根下，墙皮剥落处露出两层不同年代的灰浆，如同树木的年轮。义乌崛起为全球最大小商品批发市场，其根脉早扎根于这条街上：货郎担从西门出发，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声，和祠堂里“勤耕好学”的训诫，本就是一脉相承。

可老街也有过落寞的岁月。上世纪末，它没能避开衰败的命运：路面坑洼，污水横流，电线如蛛网般缠着马头墙，原

住民陆续搬入新式楼房，只余下数位老人和一家打铁铺留守于此。老铁匠赵建洪于十八岁来到这里，四十四年没挪窝，炉火映照面庞，叮叮当当的打铁声里，他说“改，肯定比不改好”，却又怕搬走后再没地方架炉子。2017年危旧房改造签约时，陈奶奶摇着扇子算补偿款，算着算着，扇子停在半空：“以后想聚，就难了。”这些朴素的话语胜过史料记载，一字一句刻在老街的暮色之中。

如今的西门老街，在总台2026年春晚义乌分会场璀璨灯光中，焕发出了新的生机。

乌街区率先焕发活力。坚持修旧如旧，青石板原路沿用，老门头、旧木构件、墙上的排水孔都留着。抬眼望去，檐

下悬挂纸灯笼，再往上是暖白的洗墙灯；转角一间老粮铺改成的咖啡馆，手冲壶冒着热气，价目牌上写着“义乌红糖拿铁”；对面的非遗市集，朱丹溪药香串、金华火腿切片、东河肉饼等摊位鳞次栉比。今年春节正月初四到元宵，市集活动、IP快闪、戚家军巡游、婺剧高腔、道情说唱、千盞鱼灯轮番上演——众多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游览。

我在一个非节假日的夜晚来过这里。游客散了，本地居民出来散步纳凉。穿汉服的小姑娘举着自拍杆走过还金堂；两位老者在社稷坛边石阶上下象棋，闲谈说笑；巷子深处，一位剪纸老爷爷手握红黑卡纸与剪刀，给路过的孩子“咔嚓咔嚓”剪侧脸影像，不收钱，口中说道“以前我也住这儿。”这大抵就是西门老街最好的模样：不做束之高阁的博物馆，也不沦为纯粹逐利的商业街区。历史栖于左侧檐角，烟火生活摆在右侧柜台，青石板上来来往往的，是既铭记“还金”古训、也习惯扫码支付的义乌人。

写到这里，忽然懂了为什么散文爱挑老街下笔。老街不是标本，是活体。它把“我们从哪里”和“我们正去向哪”缝在同一条衣襟上——南宋的儒风、明清的驿尘、民国的账本、改革开放的货郎担、2026年的春晚光束与咖啡香，全在西门老街的街巷里流转。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某一段过往，更是层层叠叠沉淀下来的时光重量。

离开的时候，我再次伸手触碰还金堂的门楣。指尖沾着微凉的眼露。身后咖啡机发出嘶嘶的蒸汽声响，远处丹溪路红灯跳转成绿灯，车流再度奔涌向前。老街不会刻意挽留过客。它只将青石板上沉淀的微光，悄悄落一点在行人的鞋底，等你伏案书写之时，落笔便自带岁月的回响。



清晨我有逛公园的习惯，一来二去，总能真切看见栾树每天变换模样。

刚入秋的时候，枝头才冒出星星点点黄色花苞。点点淡黄藏在茂密的绿叶中间，不特意留心，几乎发现不了。可也就短短几天，仿佛一夜之间被秋风唤醒，花苞次第绽开。先是零零散散一两簇，接着蔓延到整根枝条，最后整棵大树，都笼上一层暖融融的金黄。

站在栾树下，抬头望去，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洒落，洒在簇簇黄花上。花瓣透着一层半透明的光泽，好似薄薄的金箔裁剪而成，轻巧地缀满枝头。

秋来栾树挂灯笼

栾树的特点，春可观叶，夏可赏花；到了秋冬又能观赏果实。春夏时节满树浓绿，入秋便开出满树繁花；等到花落，一串串红橙相间的硕果挂满枝头，格外惹眼。如今城市道路、公路两侧的绿化带以及公园内都能见到它，成了一道富有生机的风景。

栾树花期不算短，从八月底能够一直延续到十月中旬。繁花慢慢褪去之后，枝头便渐渐长出一串串红褐色蒴果。果子最初是淡青绿色，经日晒雨淋，逐渐转成红褐色，等到完全成熟，果壳就会裂开，露出里面乌黑的种子。

傍晚，我带着外孙女到公园散步。走着走着，她忽然伸手指向栾树，脆生生地喊：“外公，你看树上挂了好多小灯笼！”顺着她的手指望过去，树上的黄花已经稀疏不少，夕阳余晖洒洒过来，一串串红褐色蒴果，真像一只只小巧的红灯笼。孩子好奇，往前跑了几步，仰起脑袋想要伸手去够。我怕她站不稳摔倒，便把她抱起来，让她轻轻触碰果子。她小小的手软软的，小心翼翼碰了一下，笑着跟我说：“外公，这个小灯笼摸起来硬硬的，像塑料做的。”

◆ 心香一瓣 ◆ 徐益丰

我跟她讲，这就是栾树的果子，再过一段时间，外壳裂开，种子掉落到泥土里，来年春天，说不定就能长出一棵棵小小的栾树苗。外孙女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又低头看向地上飘落的黄花：“外公，这些小花为什么掉下来了？”

我弯腰拾起一朵落花，花瓣不大，呈长圆形，边缘微微卷翘，花心带着浅黄。我告诉她，花谢之后才会孕育果实，就像桃子、苹果，都是先开花，之后才会长出果子。她接过花瓣凑到鼻尖嗅了嗅，告诉我：“外公，这花好香。”

其实栾树花的香气十分清淡，不凑近细细去闻，几乎感受不到。可在孩子的感知里，那一丝若有若无的气息，也成了浓郁好闻的花香。

有一回下过一场雨，次日清晨空气清新舒爽。再走到栾树下，地面铺满一层金黄落花，如同铺了一块柔软的金色地毯，踩上去还带着雨后的湿润。枝头的黄花少了，红褐色的蒴果却愈发鲜亮，在雨后的日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。几只蜗牛慢悠悠地爬行在树干上，爬过之处留下银闪闪的痕迹，好似在树干上书写秋天的小诗。那一刻，我想起今人所作诗句：“栾华开处秋光好，一路金风送晚凉。”

栾树不似春日桃花杏花争相斗艳，也不像夏日荷花亭亭静立，更不比冬日寒梅傲雪怒放。它只是守着属于自己的时序，安静开花，安静结果，以一种从容低调的姿态，诉说着生命的蓬勃。

栾树不只有好看的外表，还有不错的生态作用。查阅资料得知，一棵成年栾树，每年大约可以吸附六十公斤粉尘，既可以改善城市环境，也有助于维护本地生态链条，提升生态稳定性，为打造绿色宜居的城市环境出力，是实用性很强的树种。

秋意一日浓过一日，栾树上依旧黄花点点，一串串蒴果也在慢慢走向成熟。用不了多久，满树花瓣将会尽数飘落，果壳开裂，种子随风四散，静静等候来年春天破土。

但我心里清楚，待到下一个夏末秋初，秋风再掠过城市绿化带，栾树依旧会开出满树金黄，依旧结出串串灯笼般的果实，再一次带给我们秋天独有的惊喜。而我，依旧愿意走到树下，仰望这一片灿灿金黄，体会这份秋日独有的安宁与诗意。



锦色满城

吕斌 摄



理性温和有痛感 ——王选深情追忆敬一丹

实在太突然了！

一个寻常的周日，郊游的郊游，加班的加班，敬一丹女儿王尔晴发布“母亲走了，享年71岁”的讣告，不啻晴天霹雳，全国观众集体陷入哀思，满屏不舍和泪水。

敬一丹，1955年4月27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，是深受观众喜爱的央视著名主持人，早期主持经济王牌栏目《经济半小时》，是央视首位拥有播音硕士学位的出境记者。此后，她先后主持《焦点访谈》《东方时空》《新闻调查》《直播中国》等栏目，并作为总主持人参与香港回归、澳门回归等重大事件的直播。

作为著名主持人，敬一丹以沉稳理性、亲和而富有洞察力的风格深入人心，曾包揽第一届、第二届、第三届全国金话筒奖——这是中国主持人的最高荣誉。敬一丹在央视工作长达27年，是几代中国观众熟悉的“央视面孔”，家喻户晓。

“那个年代，央视重要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关注度非常高，举手投足的后面都是功夫和才华。敬一丹真的是‘理性、温和、有痛感’，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女性，这么快走了，太可惜了。”得知噩耗，浙江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、抗日战争史研究分

会会长、义乌人王选发朋友圈悼念。

敬一丹最为人知的是主持《焦点访谈》和《东方时空》。其实，她和白岩松搭档主持了18届的央视《感动中国》年度人物颁奖盛典，也成为无数观众每年温暖的记忆。

王选是央视首届“感动中国”年度人物。因“感动中国”结缘，王选和敬一丹有两次见面的机会，王选对她印象非常深刻。

第一次见面，是在2003年2月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“感动中国”2002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录制现场。

2002年10月，“感动中国”年度人物评选正式启动，以“感动公众，感动中国”的人物作为评选对象，通过推选委员会广泛遴选各行各业榜样人物。评选对象身份各异，有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经历，但他们共同的特质是：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。带领180位原告向日本政府提起跨国诉讼的王选，正是凭借这种“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”，当选为“感动中国”2002年度人物。

“我是一个小人物，跑到中央电视台，见到敬一丹、白岩松这么有名的主持人。敬一丹、白岩松很亲切，不居高临下。”王选回忆，敬一丹说话很温和，主动问起王

选的年龄、经历。敬一丹比王选小三岁，得知王选当过知青，敬一丹很惊喜：“是吗，我也当过知青。”

相近的年龄、相同的经历，王选和敬一丹瞬间拉近了距离。

采访时，轻易不夸奖人的王选一再向记者强调，“敬一丹实在非常优秀”“口才很好，在人群中很有气场，充满自信，落落大方，沉静、沉稳、有想法、有女人味，语言表达能力很强，聚光灯下表现自如，即兴发挥游刃有余，稳重又不失情感。”

“感动中国”2002“十大年度人物”，王选领衔。和她一起入选的，还有著名篮球运动员姚明，著名演员、公益先行者濮存昕等。

敬一丹以温情而庄重的主持，为王选登台留足了悬念：“感动中国奖，应该说是是一个很特殊的奖项，谁是它的第一位获奖者呢？”

白岩松为王选宣读颁奖词：“她用柔弱的肩头担负起历史的使命，她用正义的利剑戳穿弥天的谎言，她用坚毅和执着还原历史的真相。她奔走在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诉讼之路上，和她相伴的是一群满身历史创伤的老人。她不仅仅是在为日本细菌战中的中国受害者讨还公

道，更是为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规则寻求支撑的力量，告诉世界该如何面对伤害，面对耻辱，面对谎言，面对罪恶，为人类如何继承和延续历史提供了注解。”

在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，王选第一个登台领奖，她不仅是当年度的第一位获奖者，也是“感动中国”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奖者。

第二次见面，是第二年，王选应邀作为颁奖嘉宾，为“感动中国”2003年度人物颁奖。

“敬一丹非常平易近人，那次她见到我，也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了。”两次见面，没能和敬一丹拍张合影，成为王选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敬一丹走了，走在栾树花开的温柔，走在暑尽风起的恬淡，走在丹桂未至的初秋。人生是一场盛大的告别，时间会带走她，但她的声音，她的倩影，她的精神永在。正如敬一丹生前所说：“退休的时候回望职业生涯，我就在想，我做了什么最有价值的事儿呢？那就是：放大弱者的声音，传播智者的声音，推进文明的进程。”

不忍告别。

敬而不舍，敬而仰慕，敬而尊敬，敬而缅怀。

敬一丹，一路走好！